

第一章 化妆品展览会

时钟敲过了十二点，重庆的电灯，慢慢在商店街市上，休息下去。而过着夜生活的人家，电灯却开始在灿烂的亮起来。上半城某街某条巷，抵抗过多年的轰炸，零落着剩有一半人家。在一半的人家左右，至少落过一百枚大小炸弹。在某些秃立的土墙上，在那些台阶宛然的空地上，在那些丈余直径的土坑上，在那些折了腰的老树上，处处都留下了纪念。一堵砖墙，面对了一片瓦砾场，这上面用白粉涂了一块，写着盆大的黑字四行，是个很警惕的标语。它说：“世世子孙，勿忘此血海冤仇。”

瓦砾场这边，有一所西式楼房，窗户里放出了雪亮的灯光，映在这墙上，可以将这个标语很清楚地告诉了夜行人。可是这楼房上的主人，却根本未对这标语加以注意，也许是开眼就看见了这遍地的炸弹伤痕，有些被刺激得麻木了。这楼上的主人，是个中年以上的下江妇人，她拥有半个楼面，共是四间房。在重庆找房子，等于买奖券，而图得巨奖。在今日一家住有这多房子，那是个上等的享受。而况她家人也不多，共是一男三女。但这位女主人，犹是感到房子不足。譬如今夜家中有个小小的聚会，在她女儿卧室前面的屋里，招待来宾。那里是餐厅，书房，工作室，客厅，兼四者之用的。假如把这个楼面完全都租了过来，那就够分配了。她在这前面屋子里，预备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她就有这样的感想。她正在整理着一套细瓷的茶杯，将洗脸盆舀着水洗干净了，放进墙角边的玻璃橱子里去。剩下的这盆水，放在桌上，高声喊着杨嫂。

一个年轻的女用人，走来了，她穿着新阴丹布的罩衫，长长的头发，后梢卷了个云钩。她虽不带孝，在鬓上插个淡蓝绒绳的小蝴蝶。在手上，还戴了个金戒指。据许多人说，她很象街口上那个小学里的级任教员。因之她一切都模仿她，而且胜过了她。例如身上这件罩衫，那级任是八成旧的，而她是全新的。那戒指，级任是订婚的，不过一钱重，而她这只就粗大得多，有一钱五分重。她随着一般人的喊法，称女主人叫王老太。她道：“王老太，那碗口蘑烧青菜，要不要放些味精？”王老太道：“我们请的这几位客人，天天是大鱼大肉吃惯了，他们要吃一点真正的家常口味。若加了味精，又不是家常口味了。把这盆水拿出去倒了。”杨嫂笑道：“向从来没有看到王老太这样烦神请客，茶杯子里都要自己来洗。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们吃惯了人家的，用惯了人家的，自己不拿钱买东西，丢了一样，摔了一样，无所谓。这细瓷茶杯，不用说现在值多少钱，跑遍了重庆，也买不到，我们还是由汉口带来的呢。所以我平时不拿出来用，为的是打碎了一只，就少一只。”杨嫂笑道：“那为啥子今天又拿出来用哩？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聪明！为什么今天我们又买许多菜请客呢？快去把水倒了，将茶泡来，十点钟了，大小姐快回来了。”

杨嫂去倒水，王老太也就开着房门出来，伏在栏干上向巷子里张望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咯咯的皮鞋声，两只手电筒的亮光，在巷子里四处照耀着。她听了那群来人中，南腔北调，是有了许多不同籍贯的人在走着。她不用得考虑，知道是她的女儿王玉莲回来了。立刻叫着道：“杨嫂，去开门，小姐回来了。”

说话的时候，楼下的电灯亮着，一群人上了楼来，第一便是这王玉莲小姐了。她笑着走进房来，两手便去翻着海勃绒大衣的领襟，口里连说道：“热死了，热死了。”她长圆的脸儿，一对大眼睛，簇拥了很长的睫毛。据捧她的人说，就她这一点，很有



道：“你看我把这事忘了，老柴私下塞了五千块钱在我手上，说是赏给杨嫂的。”王老太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也好叫杨嫂谢谢人家。”玉莲笑道：“为的就是不要杨嫂谢他，他才私下把钱塞给我的，他那意思，是怕张李二人花钱。其实他这两位老板，也毫不在乎。姓张的罢了，那个姓李的，那一脸的油滑和生意经……”王老太太拦着道：“不要胡说了，看在老柴的面子上，他又没有少帮我们的忙。”正说着，那杨嫂进屋来收拾东西，沉住了性子，没有作声。玉莲将五张一千元的钞票，掷在桌子角上，因道：“拿去！这是柴先生送你的。”杨嫂笑起来道：“这样多，都是给我的？”王老太道：“你看这三人里面，那个李先生为人好不好？”杨嫂被主人问着，倒有些莫名其妙，向了主人站着呆笑。王老太道：“你大小姐说，那个姓李的是坏人。”杨嫂道：“啥子坏吗？见人很客气，我倒碗茶他吃，他都起身道谢咯。人家发财，硬是有道理。”王老太问玉莲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”玉莲已走到她自己的卧室里去了，隔了屋子道：“不谈了，我明天还要起早到唐先生那里去呢。发财的人，硬是有道理，我明天见着唐先生，要把这句话告诉他，他一定又要气得胡子直撅呢！”王老太道：“你也是个怪人，每次到唐先生那里去，总是让他教训一顿回来。若是别人这样说你一回，你早就和他反脸了。可是唐先生越说你，你越佩服他，这事怪不怪？”玉莲已展开了床上的被褥，倒身睡了下去，向里面一个翻身道：“你要懂得这个……”她拖着声音，没有把话说下去。王老太追到屋里来问道：“你以为他更有办法吗？”玉莲道：“那正相反，他不曾替人收买金子的，今天晚上这顿饭，你也就不高兴请客了。”说着，她在被窝里伸出一只雪白的手臂，来将电灯机门一扭，屋子里黑了，大家的话也停了。

当她次日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连杨嫂都还未起床，全家静悄悄的。楼下邻居，是个五金行老板的外室，他们家起得早些。玉莲

自到他家厨房里去要了热水洗脸，倒着热水瓶里的开水喝，嚼了几块家藏饼干。虽然屋子里开着化装品展览会，但她只对着梳妆台搽了一点雪花膏，脂粉一概未用。找了一件半新的蓝布衫，罩在皮袍上，也没有穿那件价值十万元的海勃绒大衣，只把一件旧青呢大衣罩在身上。叫醒了杨嫂，告诉她看唐先生去，便走出门来。她并没有提携那个摩登手皮包，只在街上买了两瓶酒，几只罐头，用一只线绳络子络住了，挤着公共汽车直奔郊外。她所到的目的地，是一丛茅草屋中的一所，门前一片稀疏的鹿眼竹篱笆，挂了一些残败的藤蔓。隔了篱笆可以看到里面一个小小的院子，地面上歪倒着一些焦黄了叶子的花草，五六只鸡，散在花草中间，遍地找食。篱笆左角有一片青草地，青郁郁地倒长得很茂盛。玉莲向那草屋的窗户看看，那白木格子上，没有玻璃，是棉料纸糊的，看不到里面。但听到碗筷声，似乎在吃早饭了。自己也就没有多加考量，走进篱笆，站在草屋檐下，叫了一声唐先生。随了这一声喊，那里一扇白木门打开了，也许这一下太重点，将这竹片的夹壁都摇撼了一下。来人在外面所以能看到这里夹壁，就因为那夹壁上的石灰片，整大块的落下来，左一个窟窿，右一个窟窿，漏出了里面的竹片。

玉莲她就想着：“谁会猜想这屋子里住着的，并不是挑柴卖炭的，却是读过几千本书，教过十年学生的老教授！”她这样不曾想完，这老教授在白板门里走出来了。他穿了件灰布棉袍子，大襟上面还有两块正方形的小补钉，半白的头发，疏疏的盖在头上。但他的胡子，还没有白，只一撮短短的胡桩子，表示着他不服老。尖削的脸上，架了一副大框眼镜。玉莲没等他开口，老远的深深鞠了个躬，叫声唐老师。唐先生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是王小姐，早哇！由城里来？”玉莲道：“特意来看老师和师母。师母在家吗？”唐先生笑道：“在家，我也没有那里可去，请进来。”玉莲随着老师进来，这里是一间丈来见方的屋子，中间摆

了一张竹子腿的方桌，白木板的桌面上，放了一个大瓦钵子，盛了一大钵子糙米粥，颜色是黄黄的，粥里有红皮子方块的东西，大概是红薯丁子。中间摆着唯一的大菜碗，盛了一碗干萝卜条子。除了一位穿半新旧蓝布罩衫的老师母而外，还有三个男孩子，两个女孩子，由五岁到十三四岁，围了桌子，在方竹凳子上坐着，一个人捧了一只粗碗在吃粥。

玉莲将绳络子放到旁边的唯一的一个竹茶几上，向唐师母鞠了个躬。唐师母早就站起身来，放下了筷子碗，向前握了她的手道：“王小姐，又是两三个月不见了。你好？”唐先生道：“请到屋子里坐罢，你带来的东西是送给我的吗？于今是一礼万元。”玉莲笑道：“我没有敢违背老师的教训，故意浪费，除了两瓶酒之外，不过带一点糖果给师弟师妹吃。”那五个男女孩子虽是手里捧了粥碗，眼睛早向绳络子上飘来。现在客人说是买给师弟师妹吃的糖果时，大家越是向这里望着，尤其是那个五岁的师妹，听了这话，放下筷子碗，将一个右手食指放到嘴唇里抿着，扭转身来向这绳络子呆望了。玉莲立刻放开了绳络子，先取出两个纸盒子来，打开，每人给了一块鸡蛋糕，又是几块糖果。唐师母笑道：“谢谢了，请到里面屋子里坐罢。你看我们这小屋子，摆下一张吃饭的桌子，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。”

玉莲随了主人推让，进了里面这间屋子。其实这里也不见得怎样宽敞，靠里一张单人白木架子床，白床单上叠了一床八成旧的格子布面棉被，枕头旁边放了两三本西装书，又是一大堆讲义。屋子正中，一张竹子腿的长方桌，上面乱堆了书籍文具。文具是在乱书中间放着的，好象这些书籍高高低低堆了，给这文具一块小坦地筑下了四面的防御工事。文具是一块大砚台，一只蓝墨水瓶，一只印泥盒子，毛笔、钢笔、铅笔、墨，一齐平铺了，放在桌上。主人翁倒不是没有笔筒，不过口上碰损了一个小缺疤而已，还是画了山水的江西瓷，现在作了花瓶的代用品。这里也

字，看的书也就多了，那囤积商人所能看到、所能料到的事，难道老师反而看不到，料不到？”唐老师将手摸了摸他嘴唇上面的短胡茬子，笑道：“你觉得我一点世事都不懂吗？在某一方面看起来，也许我是太不懂得世事了，但是懂得了，又怎么样？我丢去了书不教，也去摆个纸烟摊子，或者沿门托钵，凑几万块钱囤些日用品在家里。但是那样干，你以为我不必住这夹壁草屋，也就不必吃这红苕（四川谓薯为苕）稀饭了。孩子话！”说着打了一个哈哈。玉莲笑道：“我不是那意思，我觉得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却不能把她觉得说出来。她又由这屋周围看了一看，一直看到老师身上。她想屋子里这些个书，主人是这样大的年纪，知识方面也好，经验方面也好，比那个年轻而又毫无学识的李广四，总要强十倍，何以他会一挣几百万元，而唐老师不能？她没有敢说出来，她低头牵了一下衣襟，笑上了一笑。

在这时屋子外边一阵纷乱，那些吃饱了红苕稀饭的孩子，各都拿了书包去上学；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女孩子，被母亲牵着站在屋子门口，向那群上学的儿童看着。那些学童，也许是为了各人手上拿着两块糖果，都带笑带跳的在路上走着。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们笑，她也笑。玉莲感到她话题的窘迫，是故意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儿童，这就向师母道：“这些师弟师妹，都很天真。”唐师母摇了两摇头道：“造孽罢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赶着来出世干什么？过这营养不够的日子。”玉莲已是站起来，脸向了外。他们家屋子就是这样大，若非那竹片夹壁隔开了，里屋是外屋，外屋也是里屋，她只在沿桌子一转身，仿佛就到了外边屋子，向师母对面谈话了。唐师母对桌子边的竹凳子向外挪了一尺，自己面朝里先坐下，点头道：“王小姐，坐下罢，平常你老师上课去了，我是闷得慌，我也欢迎有人来谈谈天。”玉莲来原来凳子上坐下，斜了身子倒是对两个屋子里的主人，都很接近的谈着话，便道：“还有两个师弟都不大回来吧？”唐先生插了言了，他道：

“他们都住在学校里，非放寒暑假是不会回来的。他们也很体谅我，平常也不回来，回来了，米不够吃，徒然增加我的负担。而且你看这屋子既是室如斗大，他们回来了，也没有地方落脚。”他说着对屋子周围，用手指扫了一下。

玉莲连笑道：“文人现在真苦，在这种环境里，老师还要研究学问，却也不容易。”唐先生摆了一摆头道：“那也无所谓。孩子上学去了，你师母也不打搅我，自带了这个顶小的孩子到一边去。罗！这把椅子，”说着拍了两拍他坐的那把竹椅子，笑道：“那就是我的安乐窝。所要的书，都在手边，随手抽了来看。一看书，就什么大事都丢在九霄云外。家里书不够，要过瘾的话，图书馆里的书还可以替我加油。最近由印度运到一大批新书，我的眼睛大打其牙祭。（若干天吃一顿肉，川人谓之打牙祭）除了上课，我就在家里看书。有时你师母和我打二两白干，买一包花生米，喝得周身发热，鼻子里勃香，其乐陶陶。再不然，邀着附近的穷教授们在路上散散步，上自天文、下至地理，摆摆龙门阵也就消磨了两三小时（四川谓谈天为摆龙门阵）。每天这样过着下去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的。”唐师母笑道：“可是有一层，千万不要把物价告诉你老师，一说之后，他把书看不下去，这也就不怎样把竹椅子当安乐窝了。”唐老师哈哈大笑了一阵，昂头念了一句诗道：“满城风雨近重阳。”唐师母笑道：“你懂不懂你老师念诗的意思？”玉莲抿嘴微笑。她又道：“宋朝有个潘大临诗人，在壁上题诗，只写了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七字。催租税的人来了，打断了诗兴，诗没有作得下去。我一告诉你老师物价，他就念上这句诗，比我作催租吏。”唐先生笑道：“你别看你师母是个柴米油盐太太，肚子里很有些典故呢。”唐师母笑道：“这个典故，你不止告诉了我一百遍吧？”玉莲笑道：“那末，我不要变成催租吏才好。”唐老师将手指了外面屋子道：

“你送了我两瓶好东西，你还会成为催租吏？这样的催租吏，我

摸出几张印刷的英文字条来，交到唐老师面前。他笑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？新鲜得很。”说着他拿起一张来看，笑道：“这是化妆品瓶子外面贴的仿单，你要知道这上面说的话吗？那无非是些法螺而已。”玉莲道：“我想托一个朋友在交通界方面买几项牌子相同的化妆品，可是我说不上这牌子的名堂。受托的人，也不懂得英文，所以我就把这纸样拿来，请老师开个单子给我。”唐老师笑道：“你这不成了那句俗话，煮了饭炒着吃吗？你托谁，就把这纸单给谁，岂非省事多了。”玉莲笑道：“我自然也知道这样办，可是我有点嗜好，先生是知道的，我喜欢搜罗化妆品。家里收藏着的，我并不要，就是这样摆着。既是这样摆着的，若把瓶子上盒子里的这仿单弄丢了，那项陈列品，就不完全了。所以我把这东西带来给老师看了之后，回去还要装贴还原的。”唐先生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上次托我开过这样一张单子的，你有熟人到印度去吗？”玉莲道：“我没有熟人到印度去，不过是间接又间接的托人。”

唐先生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酒，又剥了两粒花生送到嘴里去咀嚼着。在这情形中，他未免沉吟了一会，望了那桌上的字条出神，因点头道：“王小姐，我并不反对你这个举动，只是我有点感慨。现在是中国与国际完全隔离着的时代，由印度带一根武器上的螺丝钉回来，都是十分可宝贵的。可是由你托人带化妆品这件事向前推想了去，那比你还有办法的人，必定还可以带来比这体积更大、分量更重的东西了。照表面上说，这样托带的小件东西，决不会影响到正式运输的东西。可是中国的商人，在当年有两条公路通国外的时候，他们有惊人的表现，影响到……”唐师母突然在外面屋子里叫道：“喂！子安，你的酒量很好哇，那半杯白干，似乎不能把你醉倒吧？”唐老师偏了头向夹壁听着，手扶了酒杯向玉莲微笑，因答道：“王小姐也不是外人，我说这话，要什么紧？”唐师母笑道：“我倒不是说你批评着什么不

第四章 救命要钱

主人翁见两位宾客都有些愕然，便向洪安东道：“你不要诧异，我把原因说给你听，她是我的学生，而且也相当地尊敬我，我有话不妨直说。严格的说一点，化妆品就是摩登女子的生命线，她不会为了经济恐慌，把她的化妆品出卖的。我们这教书匠呢，书就是我们的生命线，你现在突然的要把家里的书出卖，是不是不如她，她还不肯牺牲生命线呢！”王玉莲在隔壁屋子里听了半天的话，始终不明白唐老师批评这位洪先生的行为不对，是为了那件事。听那语气之重，好象说是洪先生的人格有碍，这时算是明白了，原来人家不过是想出卖书罢了，便先笑了一笑。她这个笑意，也不过是说看得过于严重而已。洪安东伸手摸摸两腮的胡楂子，先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笑道：“王小姐，你也觉得我穷疯了吗？可是你是饱人不知饿人饥哩。我有我的想法，于今旧书的价格也很高，一部辞典，无论是那一类的，总可以卖五千元以上的好价，为什么不卖？反正放在书架上，一个月也难得翻上几回。”唐子安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这话诚然，可是你有点知二五不知一十。你现在拿五千元到手上，能做多少事情？几天之后，把这五千多元用光了，你的书是没有了，你的生活担子，可也未能减轻丝毫。”洪先生道：“你这话是对的。可是我要卖书，当然不止卖一部两部，要卖的话，就把所有的书完全卖掉，以便挹注一笔款项，也好拿了这钱去做些生财之道。譬喻说，我把所有的书都卖出去，得着十万元，事实上应该不止，把这钱去摆个纸烟摊子，多少可以生些息金，那不比把将十万元堆在书架上好的多

玉莲看到这两位先生，已在开怀畅饮，自己是无插言的余地了，便向老师告辞。唐子安道：“照着你专程来到乡下说，作老师的人，是应该留你吃一顿便饭。可是便饭这两个字，在我们家里，谈何容易？应当说是不便饭才恰当一些。”洪安东正放下酒杯，两手剥了椒盐花生吃，这就举起一粒花生两个指头钳了，作书空咄咄之态，在空中画着大圈套小圈，点了头道：“旨哉言乎！我们家里来了客，关于吃饭，是大大的不方便。”唐子安笑道：“这不便饭三个字，还不是你心里那样解释，第一点，自然是腰中不便，无钱办菜；第二点就纵然七拼八凑，煮块豆腐，炒两个鸡蛋，也不便宜；还有个第三点，就是客人并不吃我们的饭，我们自己吃饭，正碰着客人来了，真有些不便让人看见。例如今日早餐我们吃的是红苕粥，一碗盐水大头菜，就遇到我们这位高足来了。教了几十年的书，弄得这份寒蠢相，怎好见人？我们家常，就是这种吃喝，这样的吃喝，不便见人，才可以说是不便饭。哈哈！”玉莲本来告辞之后，就要走的，当着两位先生很高兴地解释这不便饭这个名称，只好站定了微笑。洪安东端起茶杯来，喝了一口酒，缓缓地放下去，将手按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果然的，于今要说请人吃顿便饭，真非我们穷酸所可办到。既要客人到了，很方便的拿出来；拿出来，还要便于见人，我们除了改行去当司机，或者当捐客，是不会有此可能的。”唐子安笑道：“你所悬的目标，也太高了，何必要这样好的职业。我们能在街上撑起一间大头屋子，或者卖纸烟糖果，或者卖水果，手上有了活动钱，便饭就不成问题，客来买点儿酱肉，回一回锅，再买三个鸡蛋，炒上一炒，也就可以对付了。”洪安东道：“我要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了。刚才我说卖了书去摆纸烟摊子，你又为什么反对呢？”玉莲一听，这二位先生开上了话匣子，就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在这里也决等不了他们告一段落，只好抢着说了一声再见了，就转身出来，向师母告别。唐子安正也是谈得高兴，只略微起身，向她

点了个头。

洪安东和主人翁慢慢的喝着那瓶酒，也是大有兴致。听到玉莲走得远了，便问道：“你这位高足，是人家的太太呢？还是小姐呢？看那样子，手头颇为方便吧？”唐子安道：“会看不出她是干什么的？她现时在京戏班子里唱戏。”洪安东道：“她是一个女戏子？那倒真看不出来。自然，她年轻，又长得漂亮，一定是位红角儿了。”唐子安道：“大概每天唱戏得来的钱，等于我们一个月教书得来的钱，同是吃开口饭，其相差有如是之巨。”说着，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酒，摇了几摇头。洪安东道：“她应该不是战后改行的吧？唱戏这项职业，并非是周年半载就以出手的。”唐子安道：“她本是优伶世家，在南京的时候，她有志向学，怕学校不收留她，改名换姓的进了中学。那个校长，和我是好朋友，学校到我家又不远，我就在那里担任着英文课。有时，还教学生几点钟历史。我教历史，是当故事讲的，学生非常之欢迎，所以直到于今，还没有忘了我这个无用的老师。”洪安东道：“她还会来探望你这位中学校老师，那真是古道照人。老实说，她要明白过来，她一天所挣的钱，比你一个月所挣的钱还要多时，她应该想到当年改名换姓到中学里去念书，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。不读书怎么样？读了书，到我们这种程度，还不免挨饿；当年想尽了法子读书，于今看起来，全是多余的事。”唐子安道：“话虽如此，这民族文化的大囊，还要我们来撑着，我们宁可暂时穷一点，不可……”

一言未了，却听纸窗外面有人叫道：“爸爸，快回去罢，姐姐回来了。”洪安东一听是他第三个孩子的声音，便道：“你姐姐回来了，就回来了罢，今天又不是什么假期，回来干什么？还要我去接她吗？”外面的人答道：“姐姐害病回来的。”洪安东不觉站了起来，拿起挂在桌沿上的手杖，向主人翁点个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问题来了，我这个大女孩子，极有忍耐性，不是病得

说，我害的是盲肠炎。”洪安东还不曾答话，洪太太由篾席隔的后面屋子里跑了出来。她扬了两只长袍袖子，拍着衣襟道：“怎么办呢？瑞兰害的是盲肠炎，非动手术不可。”洪安东站在女儿面前，呆了一呆，见女儿睁大了眼睛望着自己，这决不能让病人失望，便毫不考虑的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立刻送她到医院里去就是。”洪太太道：“我也知道是这样办，可是现在医院里的规矩，一进门就要先缴一万多元保险金，你这一下子工夫，哪里去弄这么些个钱呢？孩子一回来，肚子是疼得很。我在张先生家里借了个橡皮热水袋，在她肚子上覆着，这才好一点。可是这个病是不能耽误的，最好今天就进医院。”她说着话时，沉住了脸子，深深的锁起了两道眉毛，只管望了洪先生。他道：“当然是今天就送她去。”说着俯下身子来用手抚摸着女儿头上的乱发，低声安慰了她道：“孩子，不要紧的，你在家里还忍耐上一两个小时。现在我到学校里去，总可以设法筹划出一点钱来。我拿钱回来了，立刻送你到医院里去。”说着抽身就向外走。他走出了门后，又回身转来，见女儿还是侧过脸来向门外望着，可见她期望之深。他又走到那病床面前来，见她有一只手由被里缓缓地展动着，等她把手由被里伸出来，便握了她的手道：“你现在肚子不大疼了吧？你喝点开水罢，我回来就送你到医院里去的。”她没得什么说的，只是点了两点头。洪先生看到病人这种样子，除了立刻去找医药费，也无以慰之，只得右手握住她的手，左手在她手臂上轻轻地抚摸了几下，又和她牵了一牵被头，方才走开。但走到房门口时，听到她还重重的哼了一声，然而他仅仅只回头看了一眼，已没有工夫再去安慰她了。

在二十分钟之后，他已到了学校的总务处。这里是和会计处合室办公的，主任先生正和几位办事员，分据了四张写字台，在那里工作。有的在打算盘，有的在用钢笔填写新式簿记，有的在誊写表格。主任先生口里衔了一支烟卷，面对了桌上新泡的一

玻璃杯瓜片茶叶出着神。这瓜片茶叶，与其他茶叶不同之处，就是无论用什么样子的开水泡着，并不立刻沉淀，必须将杯盖子闷气了很久，它才一片一片的陆续下沉。总务主任见玻璃里面的水是将绿才黄半匀未匀的颜色，颇是好看，而浮在水面上的一丛茶叶，正开始一片一片缓缓溜下杯子底。有时，这茶叶已沉到杯子底面，它又会自己飘了起来。而且它起来的时候，猛可的向上一钻，恰是有趣。这主任先生他懂得许多经济原则，如把应发的款子压两个星期，他可以在银行里作一批比期存款，而得到一分多的白来利息。十万元的话，他就可以挣一千几百元。但他却没有学过物理学，这茶叶沉下水底，又会自己飘了起来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他看了一会，就把两个指头夹着烟卷放到嘴唇里吸了一口。

便在他这悠然自得之际，洪安东先生进来了，他叫了一声石先生。这位总务主任，抬头看到，便站起来了。穷教授来到总务室会计室，这还会另有什么事？他向洪先生点了个头道：“请坐请坐！”洪安东道：“我是坐的工夫都没有了。今天要请石先生和我帮一个无大不大的忙。”他微笑道：“这个月洪先生还没有来预支过薪水吗？”洪安东道：“今天并非来借支薪水。”说着摇摇头叹了口气。石主任笑道：“先请坐下，我们可以慢慢商量。”洪先生依然站着，不过走近了一步，和石主任隔了一张写字台的桌面，因低声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我的大女孩子突然的由学校里病回来了，而且是盲肠炎。这是非送到医院里去开割不可的。这一笔款项，支三个月薪水，也不够用，我也不能那样不知进退，向你开口，会计处也不能写上这一笔帐。但是这急忙之间，除了向你下个条子到会计处，那里去弄这些个钱？”那石主任先听到他说要帮一个无大不大的忙，想着是至多把本月份薪水金借去而已；及至他说小姐生了盲肠炎，就觉得这情形越来越严重，自己也就把带着笑容的脸色，慢慢的沉着了下来。

洪先生把书卖了，再还我这钱就是。”洪安东向他脸上望着道：

“你借这些钱给我？以前我们并不认识呀！”校工道：“我在学校里当了好几年校工了，认得许多先生。洪先生不认识我，我可认得洪先生。我对洪先生这件事，十分的同情，不敢说帮忙，我把钱垫出来，请洪先生用几天，这也无所谓。反正当教授的人，也不会欠我们当校工的钱。两万元，在平常看来是很多，于今算得了什么？随便挑一副小担子做生意，也不会少于这些个钱。”洪安东当他说的时候，只管对他脸上望着，看他的神气，十分自然，决不能说他是有意开玩笑。再听他说话的措词，还象是念过几句书的人，并不粗野，因道：“难得你这样一番义气，只是……”他道：“洪先生，你若肯暂用我这笔钱，我们马上就去拿来。我有一个兄弟，在这小镇市的街上摆纸烟摊子，我们积下了几个钱，预备明后天进城去买烟，钱放在那里现成。你若是觉得还有什么不便的话，我也不敢勉强。可是我要说明，我完全是一番好意，因为我从前也害过盲肠炎的病，不是开刀开得快，几乎丢了一条命。所以我看到石主任对洪先生借钱那样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真是饱人不识饿人饥，我心里一气，就自愿出来打这个抱不平。只是我怕你先生嫌我是个校工，不愿借我的钱，那我就没有法子了。”洪安东走向前一步，抓住他的手握着，连连摇撼了几下道：“你有这一番正义感，愧死当今士大夫阶级了。我也是急糊涂了，我还不曾问你贵姓。”他道：“我叫蔡子明，人家都叫我老蔡，洪先生就叫我老蔡罢。现在也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，我们这就去拿钱罢。”说着，就在前面引路。

洪安东真不曾想到走到绝路上，天空上掉下这一道桥梁，把自己渡了过去。于是急急地跟着老蔡到了小街上，在一家茶馆的一角，栏了一方五尺长的小柜台里面，木格子上摆着纸烟火柴及糖果玻璃瓶之类。那柜里站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也是穿了一件蓝布短袄，正捧着一大碗糙米饭在吃。黄色堆饭的尖上，放

了两片红辣椒末腌的榨菜，此外并无下饭之物。老蔡抢向前和他说了几句话，洪安东很不便听人家说什么，只好远远的在茶馆门口站着。见那小伙子听了他的话，并没有一点考量，立刻放下饭碗，弯腰下去，将身后一只木制钱柜子打开，取出一个报纸包儿来。将那报纸包儿在柜上摆开，里面是麻绳子捆着的钞票卷儿，大一卷、小一卷，倒有七八上十卷。他一共取了五卷，交到老蔡手上。老蔡回过头来叫道：“洪先生，请过来点一点数目。”洪安东并不晓得他是怎样和这个小伙子说的，心里也就想着，这样一位长衫手杖的先生，跑到人家小纸烟摊子上，在吃糙米饭的老板手上大批的借款，这事也就够斯文扫地。老远的站着，已是感觉侷促不安。这时，老蔡要他过去点收钞票，说不出来心里有了一种什么惭愧的意味，先就是脸上一红。同时，也不免对这里茶馆的茶座上很快的扫了一眼。其实，这些喝茶的人，各坐在桌边守着他们面前一盖碗茶，并没有人对他加以理会。洪先生勉强在脸上放出了一层不自然的笑容，向老蔡点了一点头，走将过去。老蔡将五叠钞票放在柜台上，向洪先生面前推了一推，因道：“洪先生，请你过一过数罢。这三叠，各是五千，这两叠，各是二千五，共是两万。”洪安东道：“你相信得我过，我还相信你不过吗？”这话在他是很怨道的。恰是这个时候，后面茶座上有人哈哈大笑一阵。洪先生吃了一惊，心想，这是人家笑着我吗？于是把态度沉着了一下，且不去拿柜上的钱，和缓了声音向老蔡道：“你先收着，同到我家里去走一趟好吗？”他说这话时，且回头看看这些茶座上可有人笑着自己。其实这些喝茶的人，还是很自然的喝他的茶，并没有对自己注意。老蔡道：“你的时间是宝贵的，我不打搅你。洪先生带有手巾没有？”他这样说着，却也没有等待答复，他拿出手巾来将这两万元钞票包了，紧紧的将手巾头拴了个疙瘩，然后交给了洪先生。洪先生手里拿着这个手巾包时，也特别把握得紧，一来他也怕将钱失落了，二来他疑惑是